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离阿富汗： 地域大国的感受及反应

作者：Sandra Destradi、Nadine Godehardt、Alexander Frank

2012年7月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阿富汗的援助国决定在随后四年里，掏出160亿美元用来支持阿富汗重建。2012年5月芝加哥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人们亦已承诺拨出数额类似的一笔款项用于建设阿富汗安全力量。

解析

国际社会努力向阿富汗政府表明，2014年底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回以后，它们不会对阿富汗置之不顾。但是，让人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如果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塔利班重新上台，该国将重新陷入混乱状态。

- 如果阿富汗陷入动荡，它的邻国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虽然邻国都有类似的感觉、会受到威胁，但它们却在阿富汗追寻各种不同的目标，而这让人难以实现高效的区域合作。
- 美国想继续保持它在阿富汗的影响，抑制那些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的倡议。
- 美国所追寻的前景是一个经济上实现融合的区域，而在这一区域，阿富汗是连接中亚及南亚、中东及东亚的“新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人们在此基础上设想，经济融合能实现安全领域的进一步稳定，但即使一切顺利，这一设想也只能在长远的未来实现。短期内，这一地区各国的政治分歧则会阻碍经济合作。
- 中国和印度有意将阿富汗进一步纳入到区域性组织中来，这样，它们能让阿富汗融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都害怕2014年以后阿富汗会陷入动荡，特别是如果伊斯兰教恐怖集团势力增长，可能会直接影响这两国自身的安全。
- 其他的国家对阿富汗的发展也感兴趣，例如伊朗，它奉行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害怕2014年以后美国在阿富汗继续施加影响，又害怕塔利班上台。

关键词：阿富汗，美国，中国，印度，上海合作组织（SCO）

撤离阿富汗

2012年7月8日，约60个阿富汗援助国在东京的会议上达成共识，随后四年他们将提供160亿美元用于重建工作。承诺提供资金援助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上的，其中就包括阿富汗政府承诺2014及2015年举行公平、自由的总统及议会选举，改善金融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更有效地打击泛滥的腐败现象。2012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人们亦已达成协议，拨出数目类似的一笔款项用来建设阿富汗安全力量。国际社会承诺提供这些资金援助，以增强阿富汗实力，避免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2014年以内实现撤离后，阿富汗陷入混乱之中。此外，国际社会亦借此向 Hamid Karzai 总统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发出讯号，2014年以后它仍然会支持阿富汗。2012年5月，美国及阿富汗正是从这一目标出发，签订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此外，2012年7月美国宣布阿富汗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盟国”，这样能便于阿富汗获得武器、装备。美国一方面努力证明自己会持续支持阿富汗，另一方面，它同时试着将责任尽可能转交给其他的行动力量。与此同时，人们一再谈到需要“区域性解决方案”。阿富汗的邻国应该进一步加入到阿富汗的稳定工作中来，抑或为实现稳定进行合作，并日益自主负责地开展行动。如果阿富汗发生动荡、塔利班重新掌权，那么，一些国家会受到最为强烈的冲击，而这些国家要首当其冲地参与到区域解决方案中来。

2011年12月在波恩举行的阿富汗会议上，人们做出决议，截至2014年底，所有的北约战斗部队会撤离阿富汗。与之相关的一条规定就是，直至国际部队撤军，安全政治责任全都要移交给阿富汗安全力量（也就是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 [ANSF]）。针对撤军计划，人们也大致承诺在阿富汗境内继续留驻一定限额的北约力量，并努力寻求区域

解决方案，该撤军计划被描述为阿富汗稳定的基石。

而现在，实际情况却与此有所出入。迄今为止，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装备及培训不足，无法保障全国稳定、安全。塔利班各组织仍然出没，具有实施暴力活动的的能力，2012年6月，首都喀布尔附近卡尔哈（Kargah）湖畔的一家豪华宾馆遭受袭击，人质被劫持，这类事件正证明了这一点。此外，2014年以后，究竟有多少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会留驻阿富汗，会承担何种任务，这些都尚不可知。2012年5月芝加哥的北约峰会上，新任法国总统 François Hollande 要求提前撤军，以此为代表的提前撤离计划，令联盟的伙伴益发感到不安。由于所有身处局中的行动力量存在利益分歧，很难将责任高效地转交给区域行动力量，甚至也很难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寻求区域解决方案，即使一切顺利，也只有长远的未来能实现这一点。与此相反，Karzai 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北约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人们怀疑，2014年以后能否如同波恩举行的阿富汗会议预定的那样，切实实现阿富汗稳定，而那些受到影响的地域大国如印度、伊朗、中国及阿富汗的中亚邻国，对此尤其持怀疑态度。美国战略发生改变，西方大国撤离阿富汗，这些国家下面这些年要直接面对这一转变带来的后果。

美国外交政策以及美阿战略的转变

美国外交政策及安全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包括：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计划撤离阿富汗，阿富汗过渡到所谓的2014后“转型期”。这一转变极大程度上是由 Barack Obama 当选为美国总统决定的，还有其它一系列原因，特别是经济、金融危机因素，加速了这一进程。2009年1月 Obama 上台以后，美国政策的核心就是：经济整合、减少军

事活动、让该区域的同盟分享安全政策责任，比如说，2011年美国所有的战斗力量撤离了伊拉克；2011年美国也将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责任转交给了同盟国。

阿富汗矛盾尤其显示出美国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发生了改变。2009年12月，美国总统 Obama 在西点军校的一次讲话里宣布了2011年起会开始逐步撤军，由此他首次具体提出了阿富汗撤军计划。2010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阿富汗会议上，国际社会基本采纳了 Obama 的设想。这一新方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开始采取“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战略（在阿富汗增加38000名驻扎士兵，用于对抗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及基地组织）；大致表明2010/2011冬季（转型期）起，要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安全政治职责转交给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重新融合那些愿意放弃武力手段的行动力量——指的也就是同温和派塔利班分子进行谈判。此外，伦敦会议明确指明了阿富汗是潜在的桥梁，能连接起不同的区域（南亚、中亚、中东及东亚），并强调要支持区域矛盾解决方案。随后几年，人们延续了由伦敦开始的道路。2011年6月，美国总统 Obama 在一次讲话中确认了2011年底之前会撤走10000名美国士兵，至2012年夏季，再撤走33000名士兵。到2014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应完成将安全政治责任转交给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任务。

针对阿富汗的“区域解决方案”？

人们试着让各区域活动力量汇聚一堂、参加阿富汗会议，这一尝试正显示出了人们为了解决阿富汗矛盾努力寻找“区域解决方案”。2011年11月，所有的中亚国家以及中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汇聚到伊斯坦布尔，讨论阿富汗的未来，土耳其负责主持会议。虽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未能列席会议，但

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场会议是美国的阿富汗战略转变的一个成果。美国政治将自己的注意力日益聚焦到所谓的“大中亚”（Greater Central Asia）或“亚洲的心脏”（Heart of Asia）地区。其后隐藏的信念就是：中亚极为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只有通过跨区域经济融合及合作，才能实现富裕、稳定，并阻止极端主义，克服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数年来，“新丝绸之路”倡议这一构想就是美国讨论的中心焦点。该倡议有意重新复苏丝绸之路这一古老的商路。而阿富汗拥有稀土金属以及铜之类的资源，可以成为合适的生产基地，并担任各个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枢纽与交通枢纽。正如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连贯了东西，也沟通了南北，阿富汗身处中亚、南亚以及中东、东亚之间，这对新丝绸之路相当有利。正如《阿富汗—巴基斯坦过境贸易协定》（APTTA）所计划的那样，众多的外国投资用于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减少贸易壁垒，以此确保经济获得必要的增长。依据伦敦会议上的闭幕声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上海合作组织（SCO）、阿富汗区域经济合作会议（RECCA）以及伊斯坦布尔进程¹都是适合开展合作的论坛。虽然长远来看，该地区及阿富汗周边地区的经济实现进一步的融合，这也许有助于实现稳定，但是，人们难以实现的是：中、短内区域行动力量开展合作，为解决阿富汗矛盾做出贡献。大部分观察者一致认为，阿富汗的邻国在该地区谋求相去甚远的、甚至部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安全利益，这让人中期内无法实现高效合作（参见：Tellis 2010；Berg Harpviken 2010）。伊斯坦布尔进程现只取得了微弱的成果，数量有限的区域项目聚焦经济发展，这些项目却停滞

¹ 伊斯坦布尔进程是依据上文提到的阿富汗区域经济合作会议而命名的，指的是区域行动力量开展对话，协商阿富汗局势。2012年6月，人们在喀布尔召开后续会议，继续这一对话。该会议的口号是“亚洲的心脏”。在这一口号下，阿富汗所有邻国的代表、几个国际及区域组织以及15个观察国（包括德国和美国在内）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不前，比如说由塔吉克斯坦经阿富汗、巴基斯坦通往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TAPI-Gaspipeline）或者“中南亚输电项目”（CASA-1000），这类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区域行动力量的立场

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

塔利班政府2001年倒台后，2002年中国大使馆重新入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中国加大了当地的经济活动，中、阿关系也由此重新焕发活力。中国在当地进行了阿富汗史上最大的直接投资，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对阿富汗抱有兴趣。2008年初，中方签订了金额高达35亿美元的洛加尔（Logar）省艾娜克（Aynak）铜矿扩建合同。据估计，方圆28平方公里的原野里蕴藏了价值880亿美元的铜矿。中方投资者获得了开采权，为此他们承诺修建一座煤电厂、一座清真寺，并建造一条由新疆省经塔吉克斯坦通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货运线。

中国对阿富汗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也是为了振兴中国西部省份，长久以来，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较弱。为实现发展，这些省份需要获得原材料和新商路，因此，中国政府努力加强这些省份与中南亚及伊朗的联系。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6）也明确重申了这一目标。² 中国政府在阿富汗进行大量的投资，因此，中国对阿富汗实现稳定抱有极大兴趣。重中之重，就是要保障众多投资及中国当地员工的安全。

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阿富汗内部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对中国政府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新疆不仅与阿富汗、也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接壤，人们总是担心新疆会发生动乱。两个事件令中国领导层变得极为敏感，开始关注并致力于2014年以后阿富汗的未来发展以及整个地区的稳定：第一个事件就是2009年7月维吾尔少数民族与汉族在乌鲁木齐发生了暴力动乱。这是1949年以来新疆自治区爆发的最为残忍、最为严峻的暴动事件。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一家玩具工厂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乌鲁木齐的暴动就是在这背景下爆发的（Godehardt 2009）。该暴动让中国政府清晰看到，新疆的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如此的脆弱。中国内部或外界（考虑到阿富汗，外界甚至更为重要）哪怕发生了极小的动荡，都有可能影响新疆的稳定。

第二个事件就是：2010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发生了极其血腥的冲突。让中国专家尤其感到大为震惊的事情就是：Otunbayeva 领导下的吉尔吉斯过渡政府一度失去了对南部的控制。此外，显而易见，上海合作组织这类框架下无法有效控制这类危机的影响。中国专家谈话过程中就一再强调，涉及到阿富汗局势，上海合作组织无法有效控制这类危机，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按计划2014年底撤离阿富汗以及上文提到的这两个事件，促使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尝试让阿富汗进一步实现地区及双边关系的融合。这样，2012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上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阿富汗就获得了观察员国的地位。即使这首先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姿态，但它显示了与阿富汗接壤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是将阿富汗进一步纳入到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的、且合乎逻辑的第一步。毕竟早在2005年，人们就已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该联络组主要关注由阿富汗向中亚及新疆非法贩毒的问题。2009年，人们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行动计划，打击恐怖主义、非法贩运毒品、有

2 在这一情形下，中国也投资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Gwadar）港，扩建了连通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的石油管道，修建新疆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并同伊朗签署了一项长达25年的能源合同。

组织的犯罪活动。特别是，中方估计部分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在阿富汗接受了培训。自2011年起，阿富汗总统Karzai积极争取让阿富汗获得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身份。201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北京召开，随后胡锦涛和 Karzai 决定签署“战略伙伴”协议，以此提升两国关系。这一协议应显示出中国愿意在阿富汗国内为其做出长期努力。此外，胡锦涛强调中国政府会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到阿富汗投资，并强调中国政府会积极促进区域安全的维护。

中国政府意识到阿富汗的未来会影响到包括新疆这个中国西部省份在内的整个区域，所以中国确实重视阿富汗的稳定。但人们必须拭目以待，看看除直接投资以外，中国是否准备就阿富汗的进一步建设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看看上海合作组织在此到底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和俄罗斯都无意让美国参与到上海合作组织中来（比如说作为观察员国），这就尤其限制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可能性。人们将美国以及其他的欧洲行动力量排除在外，这正激起了美国的不信任，疑虑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区域性组织将选取何种前进方向，特别是涉及到阿富汗发展问题。

印度

印度也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北约组织撤离阿富汗的计划，因为2014年后阿富汗可能会出现动荡，会直接危险印度的安全。一方面，印度政府担心它的死敌巴基斯坦会扩大其在阿富汗的影响。如果巴基斯坦与印度爆发战争，那么，阿富汗就是巴基斯坦的战略撤退地，这是巴基斯坦安全基本准则之一。巴基斯坦显然想争取在喀布尔获得影响力。另一方面，阿富汗动荡不安或塔利班重新上台，会导致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恐怖网络实力增强，新德里已注意到了这一危险。2008年11月，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虔诚军（Lashkar-e-Taiba）的

成员在孟买进行了恐怖袭击，这显示出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仍然能轻而易举地危害印度。在此背景下，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宣布撤离阿富汗，这激起了印度安全政治精英的激烈讨论，探讨印度在阿富汗活动的可能性及其极限。

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印度开始参与阿富汗重建工作，它承诺提供20亿美元，以此成为了阿富汗的第五大援助国（参见：Ganguly 2012: 4）。印度修建了阿富汗议会大楼以及扎兰吉—德拉兰姆（Zaranj-Delaram）公路，这条公路将阿富汗西南部与靠近伊朗的边境地区连接了起来，这两大显赫的形象工程仅是其中两个例子。此外，新德里也参与到多个较小的发展项目中来，如医疗卫生领域，并且每年为阿富汗大学生提供500个奖学金名额。长久以来，阿富汗人民对印度人持一定的友善态度，Karzai总统曾在印度上大学，这更让阿富汗政府基本上对印度心存好感。

长期以来，印度在阿富汗开展活动时，努力将自身的活动严格限制在重建及发展合作领域。仅有一次，印度小心谨慎地偏离了这一惯常原则，将阿富汗纳入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印度借此试图加强阿富汗同南亚地区的联系。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一般持保留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德里采取不干涉的区域政策，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希望能阻止巴基斯坦及印度为在阿富汗获得影响力而开展竞争（参见：Ganguly 2012: 3）。巴基斯坦害怕如果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增大，巴基斯坦会被敌对国家“包围”，所以它向美国大力施加压力，让美国阻止印度加大在阿富汗的活动。

不过，印度针对阿富汗的政策发生了改变，2011年起人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一改变的初步迹象。2011年10月，两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约，这是阿富汗第一次签署这类协约。印度在协约中宣布它愿意培训、武装阿富汗安全力量。2011年5月 Osama Ben Laden 被击杀于巴基斯坦领土，其后巴基斯坦

与美国关系恶化，很大程度上，这正使得印度改变了自己的阿富汗政策。前段时间，美国一再表明支持印度加大在阿富汗的活动。因此，比如说印度外长 S. M. Krishna 及美国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在2012年6月决定，与阿富汗政府创建三边对话机制。让印度对阿富汗的未来发生更为重要的影响，虽然美国对此乐见其成，但是印度很难在阿富汗开展积极军事活动。而且，人们难以让印度真正成为“区域解决方案”的推动力量、并以此促使阿富汗实现稳定。如果印度担任此等重要角色，一方面巴基斯坦会强烈反对，而虽然华盛顿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之间存在着种种疏离隔阂，美国不愿完全放弃与巴基斯坦开展合作。此外，印度自己仍无法克服障碍并在该地区担任前瞻性角色。主权原则及不干涉原则继续深深地扎根于印度外交政策，他们害怕在这一区域会遭受抵制，正是出于这一顾虑，印度政府仍无法成为实现阿富汗稳定的领导力量。

其他的行动力量

除了中国、中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以外，其他的行动力量也对阿富汗局势的发展感兴趣，其中就包括伊朗、土耳其。伊朗是阿富汗的邻国，由于难民潮以及毒品贸易的影响，阿富汗的安全局势直接影响着伊朗。两个国家在种族、宗教上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伊朗总是被卷入到阿富汗政治里。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富汗内战中，伊朗和印度一起支持北方联盟，而这一联盟反对受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离阿富汗，相应地，伊朗对此作出了矛盾的反应。一方面它欢迎自己的死敌美国撤离身边的邻国，另一方面，塔利班势力可能获得增长，但这并不合乎伊朗的利益。德黑兰对阿富汗采取的政策也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有报道说伊朗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以图削弱美国在阿富汗的力量，另一方面伊朗继续支

持反塔利班的什叶派团体。这类政治令伊朗难以成为实现阿富汗稳定的可靠伙伴，而美国的阿富汗过渡计划，也无法获得伊朗的支持。于是，美、阿签署战略伙伴协议，伊朗政府2012年5月对表现得大为光火，甚至威胁要遣返一百万阿富汗难民。此外，德黑兰积极在阿富汗发挥其“软实力”影响，以求2014年后能更好地填补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三分之一的阿富汗媒体受到伊朗财政上或节目内容上的支持，2010年德黑兰投资5亿美金用于阿富汗重建，主要投资项目为什叶派的中小学（参见：Ferris-Rotman 2012）。

人们还可以期待土耳其为阿富汗稳定做出显著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贡献。早自2011年起，土耳其作为伊斯坦布尔会议的主办国，就成为了潜在地区解决方案的推动力量。由于土耳其加入北约，而且同时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在正义发展党（AKP）政府的领导下，土耳其推行极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它有潜力成为阿富汗问题的重要行动力量。于是，巴基斯坦在美国军事武装行动之后拒绝北约势力进入本国领土，其后，正是出于土耳其的努力，巴基斯坦才能参加芝加哥举行的北约峰会。2012年6月，土耳其获得了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的地位，这正显示了土耳其日益融入到阿富汗周边地区。

结语

对阿富汗而言，未来的两年半，是决定性的两年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离阿富汗以后，美国及其西方同盟采取下一复合型战略：提供经济援助、将较少的定额军事力量留驻阿富汗、阿富汗内部开展政治对话、区域行动力量逐渐承担起责任。但是，最后一点进行得极为艰难，因为身处局中的各行动力量有着不同的利益。印度、土耳其这类国家具有潜力，能成为沟通美国及其他区域行动力量的桥梁，但现在，这些区域行动

力量对此采取相当抗拒的姿态。因此，也许人们并不能达成阿富汗区域解决方案，而更有可能出现的威胁就是：2014年以后，外界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区域大国）在阿富汗开展斗争，阿富汗重新沦为它们斗争的舞台。

战略？），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参考文献

Berg Harpviken, Kristian (2010), *Afghanistan in a Neighbourhood Perspective – General Overview and Conceptualisation*（邻国视野下的阿富汗——大致概览及概念化），PRIO Paper, Osl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erris-Rotman, Amie (2012), *Insight: Iran's "Great Game" in Afghanistan*（洞察：伊朗在阿富汗的“盛大游戏”），*Reuters*, 5月24日，网址：<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24/us-afghanistan-iran-media-idUSBRE84N0CB20120524> (2012年7月16日).

Ganguly, Sumit (2012), *India's Role in Afghanistan*（印度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CIDOB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网址：<www.cidob.org/en/temas_regiones/asia/sources_of_tension_in_afghanistan_pakistan_regional_perspectives> (2012年4月24日).

Godehardt, Nadine (2009), *Unruhen in Xinjiang: Anzeichen für gravierende Probleme in Chinas „harmonischer Gesellschaft“*（新疆动乱：中国“和谐社会”严重问题的苗头），GIGA Focus Asien, 8, 网址：<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asien>.

Tellis, Ashley J. (2010), *Implementing a Regional Approach to Afghanistan*（实施阿富汗区域解决方案），in: Ashley J. Tellis, Aroop Mukharji (主编), *Is a Regional Strategy Viable in Afghanistan?*（有望在阿富汗实现区域

■ 作者

Sandra Destradi博士，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科研人员。

邮件地址：<sandra.destradi@giga-hamburg.de>，网址：<<http://staff.en.giga-hamburg.de/destradi>>

Alexander Frank硕士，基尔Christian-Albrechts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现研究阿富汗问题。

邮件地址：<alexander.frank1984@googlemail.com>

Nadine Godehardt博士（论文待版），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科研人员。

邮件地址：<nadine.godehardt@giga-hamburg.de>，网址：<<http://staff.en.giga-hamburg.de/godehardt>>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内，“国际关系的权力、规范和管理”四号科研重点，研究国际安全、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的外交政策等专题。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Destradi, Sandra (2012), *Indi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South Asia: Regional Power Strategies* (印度在南亚的外交及安全政策), London: Routledge (Asian Security Studies Series).

Godehardt, Nadine (2011), *Chinas Ankunft in der Welt – Chinesische Außenpolitik 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中国抵临世界——要求与现实之间的中国外交政策), GIGA Focus Asien, 1, 网址：<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asien>.

Godehardt, Nadine、Daniel Krahl (2010), „Friedensmission 2010“ – China als zentralasiatischer Akteur? (2010和平使命——中国成为中亚行动力量?) , GIGA Focus Global, 10, 网址：<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glob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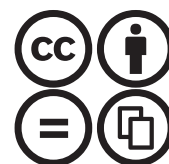
Hanif, Melanie (2010), *Der Afghanistan-Konflikt – Bewährungsprobe für die Sicherheitspolitik von Barack Obama* (阿富汗矛盾——Barack Obama安全政策的考验), GIGA Focus Global, 6, 网址：<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global>.

Hanif, Melanie (2009), *Indian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Stepping Stone or Stumbling Block to Regional Hegemony?* (印度对阿富汗的参与：区域主导地位的踏脚石还是绊脚石?) , GIGA Working Papers, 98, 网址：<www.giga-hamburg.de/workingpapers>.

Hanif, Melanie (2009), *Die regionale Dimension des Afghanistankonfliktes in Obamas „AfPak-Strategie“: Lessons Learned?* (Obama的“阿富汗 [AfPak]战略”的区域层面：汲取教训了吗?) , GIGA Focus Global, 7, 网址：<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global>.



GIGA《焦点》刊物，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链接为<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出版《焦点》系列的各期月刊。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Robert Kappel；杂志系列总负责：André Bank、Hanspeter Mattes

翻译：曹娟 (Cao Juan)；审校及排版：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giga-focus@giga-hamburg.de>；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